



胡同里走出的“人民艺术家”

——探访北京老舍故居

□ 林珊珊



国、美国等地漂泊暂居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才购置了这处小院，长居于此，直至终年。1949年深秋，旅居美国的老舍从旧金山出发，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漂泊，终于在当年年底回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。

在老舍眼里，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，“像一个古老美丽的雕花漆盒，落在一个勤勉人手里，盒子上的每一凹处都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再没有一点积垢”，他开始全身心地以自己的才华服务新中国。回国后，他被任命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，被选举为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，并暂时住在北京饭店。当时，职工都是由单位分配住房，但老舍需要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，因此向周恩来总理提出申请，能否自己掏钱买一处房子。总理十分理解老舍，欣然同意。老舍看中了当时东城丰盛胡同10号的这套院子，房主开价一百匹白布。就这样，老舍用稿费换了一百匹白布买下了这座小院。在这里，他曾几次接待周恩来总理来访，还接待过巴金、曹禺、赵树理等多位文化名人。

小院本身的装修并不多么出色，室内陈设也不富丽堂皇，但屋内屋外的陈设，将情趣融入生活，展示了一个老北京人对生活的热爱。他爱花，小院以花草装点，他在散文《养花》中写道：“我只把养花当做生活中的一种乐趣，花开得大小好坏都不计较，只要开花，我就高兴。在我的小院子里，一到夏天满是花草，小猫只好上房去玩，地上没有它们的运动场。”“在我工作的时候，我总是写几个字，就到院中去看看，浇浇这棵，搬搬那盆，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点，然后再出去，如此循环，让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，有益身心，胜于吃药。”院内花草品种多样，尤以菊花最多。曹禺曾说，菊，花之隐逸者也。而老舍先生从来不是一个隐士，他是喜欢和朋友们同乐的。老舍在世时，花开时节的花儿小院，想必是高朋满座、杯声觥影，一派热闹景象吧。

闭上眼，站在四合院斑驳的树影下，仿佛还能触摸到当年的历史。老舍笔下那些车夫、巡警、小贩、职员好像就在院外的胡同、马路上来来往往，老北京的味道不由扑上心头。老舍生在北京，长在北京，写了一辈子北京。东西厢房的“老舍生平创作展”，展示了老舍各个时期不同版本的作品。从《骆驼祥子》到《四世同堂》《月牙儿》，他“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

平”。北京文化滋养了老舍的心灵，也丰润了老舍的笔端，他的字里行间总是跳跃着生动的京腔京韵。对祖国故土的热爱，也成全了老舍的文学成就，他带着老北京人的幽默味儿，用纯正活泼、明白晓畅、幽默俏皮、传神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，给世人展示了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生动真实的民俗画卷。

老舍是当之无愧的“人民艺术家”。他曾说，“文艺者，于是，义不容辞，责无旁贷，须为士卒与民众写作。”“没有一位语言艺术大师是脱离群众的”。他一生的创作，都离不开人民和生活。他真诚、执着地思考自己的作品与人民生活的关系，始终关注普通市民、底层人民的生存困境，尤其关注特定历史环境下人们的内心世界。抗日战争时期，老舍化笔为枪，写了大量的通俗文艺作品，为抗战奔走呼号，并发表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，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。他的话剧《桃李春风》中，辛永年对儿子说：“在作战期间，一个军人应当什么也不爱，而只爱他的国家。”《四世同

堂》在写到祁瑞全时说：“他是为国家做事的……他现在不应当再有父母兄弟与朋友，而只有个国家。”我想，这些话不只是作品中的台词，也是老舍自己的心声。

老舍的书房兼卧室是北屋的西耳房，现在以原状陈列。衣帽架上挂着的衣服，罗汉床上摆着的纸牌，让人感觉，似乎下一刻，作家玛拉沁夫笔下的场景就会出现：“老舍先生在灿烂的秋阳下，挽着袖子给几盆菊花松土。他穿着一件肥大的中式便服，像个老园丁。他见我们进来，放下手里的活儿，拍打了两下手掌，说：‘脏，就甭握手了。’”然后他迎你走进挂满水墨画的客厅，抱起沙发上的老猫，笑了一声：“来客人了，让开座吧。”



怀化作为地名源自宋代设置的“怀化砦”，取有“怀柔归化”之义。20世纪30年代，作家沈从文先生，曾乘船沿沅江溯源而上，惊叹怀化的山水之美，发出“美得令人心痛”的感慨。

(一)

怀化古称五溪，素有“滇黔门户”“全楚咽喉”之称。

“枋船万里通六诏，五溪烟水下三湘”的繁华催生了开放的襟怀。早在元朝，沅州路沅阳（怀化）至中庆路（昆明）的交通体系已经形成。明清时期，水运的发达令怀化跃居为通达大西南、连接东南亚的国际通道“咽喉”，史载来自缅甸的象队就是经过沅水北上进贡朝廷。在那个年代里，怀化呈现了“商贾毕集，货财辐辏，万屋鳞次，帆樯云聚”的景象，催生了洪江等“远领争营千货集”的商业古镇，诞生了说不完的下常德、过洞庭、上南京的故事。

千里沅水和迢迢古驿道为怀化注入了包容开放的历史血脉。到了近现代，火车汽笛的一声轰鸣更是吹响了怀化飞速发展的时代号角。20世纪70年代，相继建成通车的湘黔、枝柳铁路交汇于怀化榆树湾，铁路为地方发展带来了机遇、拓宽了视野、集聚了人气，最初不足0.5平方公里、仅100余户人的弹丸小镇“榆树湾”，历经50年发展，“蝶变”成为坐拥67平方公里、66万人口的五省边区区域性中心城市。

怀化境内，雪峰、武陵两大山脉龙盘虎踞、绵亘千里，而沅江好似一条流云彩带，从蜿蜒群山之中自南向北飘来，渠水、澧水、巫水、瀘水、辰水、酉水荟萃于斯，共同构筑起“一江六水”的秀美画廊。境内发现的高庙文化遗址，出土了大量陶器、玉器、骨器、石器，特别是发现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白陶。2000多年前，屈原被流放至怀化境内的瀘水河畔，他留下《涉江》《山鬼》《橘颂》等巨古名篇。自此以后，舍命护书的伏胜来了，沉潜“二酉藏书”令千年文脉得以延续；心学大儒王阳明来了，在芷江罗旧驿前留下“客行日日万峰头，山水南来亦胜游”的闲情逸致；民族英雄林则徐来了，在沅陵县署道出了“一县好山留客住，五溪秋水为君清”的由衷赞美……他们赋予了怀化源远流厚的文化底蕴。

怀化自古还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，各民族在五溪大地繁衍生息、交流融合，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，侗族大歌、苗族歌鼗、沅水号子，声声山歌情意真切；合拢宴、“为也”、茶棚亲，样样仪式隆重热烈；侉戏、侗戏、目连戏，种种曲目饶有特色；侗锦织艺、花瑶挑花、明山石雕，件件作品巧夺天工……为我国璀璨的少数民族文化增添了一抹特色和亮色。

(二)

怀化是一方红色沃土，这里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，演绎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，走出了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向警予、共和国十大将之首粟裕、新中国铁路事业奠基人滕代远等一批功勋卓著的革命先辈。

万里长征播火种，通道转兵逆危局。这里发生的“通道转兵”，为此后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，在危急时刻挽救了党、挽救了红军、挽救了中国革命。中央红军经湘江战役遭受重大损失后，未来行军方向如何，牵动着每一位将士的心。当时，中央红军原计划北上与红二、六军会合，但数十万敌军早已抢先在通道以北进入阵地，中央红军有全军覆没的危险。危急关头，党中央于1934年12月12日在通道召开了临时紧急会议（史称通道会议）。毛泽东在会上力主放弃与红二、六军会合的计划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。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，得到与会大多数人支持。一场改变中央红军命运的转兵就此拉开序幕，史称“通道转兵”。

全面抗战起卢沟，一纸降书落芷江。这里发生的“芷江受降”，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结束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1945年8月21日11时，日本乞降使节今井武夫等乘飞机到达怀化芷江机场。下午，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会议正式举行，今井武夫一行向中国军民投降，在记载着投降详细规定的备忘录上签字。“芷江受降”终结了抗战，是二战东方主战场胜利的标志点。在芷江县城东的七里桥，这里有受降纪念馆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见证和重要标志。

孕育一粒种，天下粮仓阜。袁隆平在怀化安江工作生活了37年。在这里，袁隆平从事教学和杂交水稻研究，培育出了杂交水稻，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，为解决人类粮食危机作出了杰出贡献。1953年，23岁的袁隆平毕业后，心怀“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”的崇高理想和

怀化：山的那边是海

□ 雷铝业



“一生一件事”的执着追求，来到怀化安江农校工作。他向经典遗传学理论发起了挑战，1966年在《科学通报》上发表论文《水稻的雄性不孕性》，拉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。1967年，杂交水稻研究列入全省重点科研项目，由袁隆平与助手李必湖、尹华奇组成的中国第一个杂交水稻研究小组在安江农校成立。1973年，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。1976年，杂交水稻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种植。国际同行把袁隆平称为“杂交水稻之父”，把怀化安江农校称为“杂交水稻发源地”。

(三)

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，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共建“一带一路”，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。2019年8月，国家发改委发布《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》，将怀化定位为“重庆—怀化—柳州—北部湾”主通道上的重要节点城市。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的实施，怀化、湖南乃至中部地区通往东盟最便捷的国际大通道打开。

转身向海天地阔，潮起云飞满目新。怀化将眺望的目光，由封闭的大山转向开放的大海，追逐充满活力与激情的蓝色梦想。相继开通了怀化至明斯克、怀化至德黑兰等4条国际班列，渝怀铁路增建二线、焦柳铁路怀化至柳州段电气化改造工程、怀化西编组站相继建成运营，“怀化—北部湾港”铁海联运班列开通并逐步实现常态化运行。不仅如此，怀化国际陆港和东盟物流产业园建设也如火如荼。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从此，怀化面向未来、面向世界的目光，穿越浩渺的北部湾，到达东盟各国，到达更远的地方。

(作者系湖南省怀化市委书记)



古色古香的“电脑”

□ 程应峰

通过微信，网友给我看了一台不一样的“电脑”，古色古香，很有创意，应该说它是很特别、很有观赏价值的工艺品。不管有没有实用价值，看见它时，我的第一感觉是：妙！

这台组装起来的“电脑”，完全是仿古制作，其构件的主色调为透亮的深红色，这亮，亮得有气度，亮得有韵律，亮得有神采，所泛起的是那种历经岁月打磨后锃亮的光泽，让人心动，叫人心醉。一个清庭式床头五屉柜是它的主机，一面有图案的立式铜镜成了它的显示屏，一把圆溜溜的茶壶摆在镜子旁，酷似俏皮的鼠标。更为绝妙的

是，一把红木算盘摆在镜子前，算盘上随意罗列的琉璃般的珠子，让这台古色古香的“电脑”刹那就灵动起来了。

面对这台“电脑”，我品出的是古代家庭和现代家庭的一个缩影，贴切而微妙。我们的先人，在盘点繁杂的生活时，会动用自己的算盘；在正衣冠、理容颜时，会坐到铜镜前；而那一壶茶水，不光可以提神解渴，还可以打开思维的闸门；五屉柜中，则装着生命中的春华秋实、七彩斑斓。走到今天，我们在试图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时，很多情况下，只需借助电脑键盘敲出来；在电脑显示屏前，我们动一

动鼠标，走进神奇的网络，就能轻轻松松地接近和了解整个世界。我们不惧怕失去什么，因为主机内存总在毫不倦怠地给我们提供想要的空间，我们的思想既可以不断地更新，又可以在繁杂的生活节奏中保持得有条不紊。

这些一刹那的感受，正是这台古色古香的“电脑”烙入我记忆中的缘由，在生活的间隙，我总是莫可名状地想到它。它分明就是古代和现代的一个轮回，是感觉和知觉的一次风云际会：小立柜和主机、座镜和显示器、茶壶和鼠标、算盘和键盘，以形影相对的方式，将岁月深处的创意，一下子融入了我们

今天的生活之中，成为值得我们慢慢咀嚼、细细品味、入脑入心的人间智慧。

